

## 又是一年桃飘香

潢川县 范广学

前几日,同事开车去桃园买桃子,送了两个品种的桃子让我品尝,当地的桃子以靓、脆、香、甜而闻名。那红彤彤黄灿灿的鲜桃看着就十分诱人,果真,轻咬一口,唇齿留香,甜蜜如糖,鲜脆可口。桃子的清香四溢,那独特的甜美令人回味无穷,仿佛把人带进了满园芬芳的桃园之中,也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。

儿时,对水果是极度奢望的,家乡土地上只有桃树梨树杏树这三种果树,每当成熟季节,我们小孩子就做起了“小偷”,或爬树或擲土块,弄到手也不洗就咬。偷的次数最多的是老黄家那两棵大桃树,它长在菜地埂上,埂下面是一片小竹林,竹林靠着水塘。桃子熟时,趁着午休,我们从水塘里潜过去,钻进竹林,先用石块开路,往树枝上扔,然后,爬树上摘的,下面接应的,配合的十分娴熟。老黄的狗听到动静狂叫着奔来,我们一哄而散,各跑各的,老黄摇着蒲扇赶到时,我们早已游过大水塘,坐在塘埂上美美享受,老黄望着地上散落的桃子,骂骂咧咧没完没了。我们饱了口福后又有些后悔,老黄的老婆长年有病,指望卖了桃子补贴家里开支呢,可我们却总是管不住嘴,那香甜味道的诱惑,也让我们没少挨打挨骂。

年轻时,有一次进县城办完事,

在巷口卖水果的架子车摊上买了几斤桃子,记得那时乡下街上逢集时偶尔有几个老农卖自家树上结的水果,还没有专门卖水果的,想吃都难买得到。上了城乡班车,人多,我只好提着水果袋站在过道上。沙土路,坑坑洼洼,大班车颠颠簸簸行驶很慢,一路上,上车人多,下车人少,坐着的站着的挤满了车厢。半道上,班车剧烈晃动一下,我没站稳,一个踉跄向前倒去,我急用手抓住车座靠背,手中的水果袋一下子散了,桃子掉落下来,在车上来回滚动,有的桃子被乘客无意中踩碎了,鲜红的桃汁在流淌,我的心在滴血,这可是我给儿子买的水果呀,那时我和妻子都已经从单位下岗,生活陷入困境……

时光荏苒,四十年改革开放,城乡发生了巨大变化,生活条件好了,物质丰富了,大街上超市里,还有网购,随时可以买到新鲜的四季水果,一果难求已成为历史。那个老黄还在,空巢老黄有事没事时总爱在那两棵大桃树下转转,摸摸,有时搬个躺椅睡着晒晒太阳。桃子成熟了,也没人去偷了,风一吹,树下落满一地,摔碎了几瓣,散着诱人的香甜味道。一次,我散步路过,看到老黄捧一手金灿灿的桃子,惋惜得掉泪,只听他喃喃道:“咋就没人来摘呢?咋就没人来吃呢?”

我对桃情有独钟,每年春上闲

暇之余,我总爱骑车去各个桃园转悠,从桃树打苞到开花到结果,我用文字用手机拍照记录它的成长。这些从前荒废的山坡都被人承包了,种上了新品种桃树。每当桃花红遍山坡,这一块那一块的桃园就成了人们打卡拍照的乐园,留下美丽的倩影与回忆,谁不期待一场“人面桃花相映”的美丽邂逅?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,桃花与春风缠缠绵绵,演绎出春天生动的景致,令人陶醉!

夕阳西下,白云悠悠,秧苗青青,风景独佳,我突发兴致骑车二十多分钟去到夏兵桃园。晚霞灿烂,桃子熠熠生辉,色泽娇艳欲滴,如同一位风情万种的少女,发出诗意的光芒。

沿着碎石小路走上坡顶,园里工人们有浇水的,有正分拣桃子装车的,桃园分布坡上坡下。工人介绍说这儿叫天子坟东山,跟前那棵百岁以上的参天老古树叫九枝哑,这儿是当地一个古景点,传说古代有位天子驾崩葬于坡地,故得天子坟之名。往南远眺,是一个连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峰,工人指着正对面的山峰说:“那个很清晰的山峰就是洪山寨,是县里最有名的旅游景区,有专门的旅游线路,离这儿也不远!”如此风水宝地,为夏兵带来了滚滚财源。十年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地,夏兵一下子与村里签订一百

亩二十年的承包合同,全部栽上了优良新品种桃苗。

夏兵和妻子小吴从桃园深处赶来,夏兵憨憨笑着,言语很少,小吴很健谈,她告诉我今年天太干,挖的6个小水池的水早抽完了,减产一半,去年挂果55亩,毛收入二三十万元,今年挂果45亩,天旱,但桃子口感好,价也比往年贵一点,我们桃园走精品路线,你看那片是套袋桃,是黄桃,25亩,产量高,颜值高,价格高。7个园子种4个品种:大红桃、水蜜桃、黄桃和雪蜜桃。三季桃,早桃已罢市,中桃正上市,6月15日以后就是晚桃上市,是大红桃,去年产十多万斤。我们每年都会淘汰一批桃树,栽新品种新苗,一茬三年就挂果。

小吴领着我看了购置的小型旋耕机、碎草机,园里长年雇有工人,除草、松土、剪枝、施肥、打药和栽新苗,光是剪枝就有秋剪夏剪冬大剪。小吴说着就笑起来,“自己创业,哪有不吃苦受累操心着急的!”小吴两个人很忙,没说上几句就要外出开车送货了,她说我们不零售,都是批发送货上门,销往外地和周边县城,靠口碑,人传人,不愁销。

清风送爽,鸟儿欢歌。回去的时候,我又拐进了几个桃园,果农们紧张有序地忙碌着,开心写在脸上,自信漾满心田,又是一年丰收季,桃香弥漫满人间。

老屋门前的大冲是肥沃的良田,金黄的麦浪、稻浪曾在这儿翻滚。眼下,看不见一个劳作的身影,疯长的凄凄荒草在风中摇头叹息。

我就读过的小学校,曾经的欢歌笑语,曾经的书声琅琅,再也听不见了。那淘气的孩子、可敬的老师,也不知藏匿到哪儿了。门前的万象河依然在流淌,那高高的篮球架向远处眺望,梧桐树上的鸟儿在唱着寂寞的歌儿。

村里那棵上百年的老柳树还在,柳树旁那棵杏树也在。正值初夏,柳树郁郁葱葱,杏子金灿灿的。如今,坐在树下的只有伶仃的几个老者,当年偷杏子的孩童长大成人,奔赴远方了,给我家盖房子的乡亲,走的走,老的老,再也聚不到一起。黄昏下的老柳树,留下一地的阴影,显得更加孤寂苍凉……

(完)

信阳市文学院 协办

## 风中的村庄(下)

信阳市 赵思芳

(紧接上期本版)

待麦子收割后,父母在麦田里插上秧苗。秋天,我们又看到金灿灿的稻谷。那年,我们种的是杂交水稻,稻子亩产量增加了,碗里的米饭又白又糯。

我家还种了芝麻、花生等,我们能吃饱饭了,我们有油吃了,我们的学费也能交了。外祖父来我家,餐桌上有酒肉了。外祖父喝酒时嘴巴咂吧得很响,看着外祖父喝酒的神气,父母笑了。他们一高兴,小孩子可以上桌和客人一起吃饭了。

种好了几亩田,交上几箩筐公粮,就算没事了。以前的队长、会计、计分员都统统没事干了。母亲说你看那会计,以前那个胸脯子挺得高高的,头抬到天上去了,像俺家田边的大白鹭,眼里哪有我们社

员?现在,你看他们个个都蔫了。

池塘边的老柳树是村里的“俱乐部”。中午,男女老少端着大碗坐在树荫下,我碗里的炒鸡蛋拨给你尝尝,你碗里的臭豆干夹给我品尝,一顿饭下来,我们吃到了好多家菜肴,心里的那个乐挂在脸上。夏夜,我们手摇蒲扇,搬着竹床,兴冲冲来到柳树下,听六叔讲评书,《岳飞传》《杨门女将》,随着故事徐徐展开,小孩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,小小的脑瓜歪在一边……

责任田还是那些责任田,种田的还是那些人,只是那几亩薄田不顶事了。那年夏季交了几箩筐麦子后,秋季还要交钱,叫提成,也叫农业税。每个人头每年要交100多元,一家六口人,全年要交1000多元。一年下来,交完了公粮,完成了

提成,再算算买化肥的钱,糊口的粮食,所剩无几了,父母的眉头又紧锁了。

这时候,大集体时就闯荡武汉的人回来说,城市里大兴土木,建桥、修路、盖楼房,比种责任田赚钱多了,于是父亲跟着辈前往武汉去了。又有一些人前往往杭州、广州、无锡、深圳去了。他们有的去了工厂,有的去了建筑工地。这些去了外地的人。过了几年,有的开着小车穿着洋装回来了。后来那些飘到城市的人,买了房子、车子,将老婆、孩子接到城里安营扎寨。

曾经喧闹的村庄孤独了,寂寞了,一幢幢老屋在风雨中飘摇。有一天实在撑不住了,风雨交加的夜晚,它们倒下了,脸颊上流淌着思念的泪水。